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5/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九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六)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

古文輯略不分卷(六)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輯略》
無卷數《提要》

墓誌銘四

明一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

銘
明 宋 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司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推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主正中天台丁君復同即夏君煜皆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

得一雋語輒舉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舉中常自許曰孫炎豈觀觀輩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之乙未今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知能士以圖大業上是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然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戊戌征浙東以帶糧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都事會處州降

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戡殺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及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黑蜚狼嗥虎踞不奉官符約束君主坐廳事驅城中民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全否必為蠶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涕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不傲屬偏諭之諒是役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釋其驍勇者練為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最者為長有冠則平以禽祀事罷散歸為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歛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即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即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若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

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為他人用
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
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千言聞
陳大命以諭劉君無以答 迺就見君置酒與飲論
古今成敗如傾河峽峽畧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
某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君既以
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壬寅二月苗將
頡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
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始之曰若生吾吾能成
若事賀孝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屬斗
酒饋君曰以此與公飲君拔佩刀割鴈舉飽酌酒仰
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
是狗且不爾食卒恐持劍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
竟此其解衣君為曰此紫綺表乃上賜吾者賊曰解
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
年三十人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
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
戊申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

尚司復其家君先娶王女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
一子 誥平次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
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或美名可
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
地長久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若干卷門人蔣敬編
次傳於世銘曰
元孝政亂盜若螽蟴牙相剗河漢江淮中間飛一
龍誰其輔之惟群雅維時孫君起章遂齒牙差差萬劍
鋒陸前論事聲震繡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
中鋤姦剔蠹列罪功括蒼告降內補江詔君持節總
兵戎及馬三天駭一方徐行直入如涉空群前禁伏
偃且恭大開城門賊遂降口宣檄告後頑光敢有非
慢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量援諸
水火哺養黎苗徭內缺據崇墉永其不備襲且攻君氣
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蝨仰天以日月為東義
不負國狗以船遊龜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蒙
大軍四來若雷春拆骸解項殲羣賊死事上聞帝哀
恫贈官復戶頒爵封生氣煒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

則忠臣早奇喬名譽豐脫今若艾登侯公死而無聞
鬼猶懷取彼棄此熟賦洪文臣悼行鎮幽宮名與天
地期無終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明 宋 濂

藝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
谷澗中當春陽正殷號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
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
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事其書縱橫辨博孟軻
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侯君子洞中君
子步履出連坐之海紅花宸成侍又治酒漿蔬醢親
執竿獻酬歌古詞以為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

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群
儒之說尤與珠泗伊洛不類余恚屏去特註獨取遺
經猶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
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此隸
無不依俛日索之終不可致收豎乃獲於大澤之濱
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
然自謂當新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
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
者不可証以片言說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

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
天下殊公之謂禮知公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後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
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公正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視也
視一而而張十為視有張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
發而視之張有十則皆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
幼之等夷利賞于尊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
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
嚴則仁愈為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
和之張反求其故地故舉而銓次為著差之泰殊則
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齋飲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
禮應嚴若仁應為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棄倫
敦禮崇發而仁亡是故冰泐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
下萬殊之公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并故學
聖人者必始於禮為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
冰泐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標
其枝葉而舍其本根冰泐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

折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
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顏優於
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
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
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歆後為貪游仕奔
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
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盡靡在標脈著所見
於書書或即刻梓示人後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
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
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
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適微疾默坐於一
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
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憮然而逝實
至正己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
來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
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
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即父取青國學進士從卿
先生石公一鵬與聞考亭之學有言節常玩章砥權

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
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
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遯
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
於笑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
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道微讀之者以
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
敢抗或就義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
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
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騰寫謂絕似魏晉人
所模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賢文
獻公潛政陽文公元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詔訪
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
益勤後為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簫時
吸而出之毋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執奉之
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鈞萬鎰弗為
動家雖素饒於貧病德膏梁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

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饋其食嘗祭
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悲焉又或以告君
子君子一嘆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
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
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
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
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葉合數百卷君子正配
朱文公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蒼年喬年昌年大年
至正庚寅中卿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
室某氏生延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
三人其婚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某某
曾孫男五人某某喬年等洎王為以是年某月某日
奉柩葬於縣西南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
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奠後五年其高第弟
子楊君希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
金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矚視
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
不拘偏曲不尚詭隨又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

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
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
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
子之衆說亦或藉其煩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
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夫天之生材相運而不相
值每如此意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
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
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衝氣機者哉
源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早

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
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
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
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體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
苞并無開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
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藉去莠與狼吞食成白繁
兮詔使來者嘗有天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鏘增屹連
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藉著

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王兮包絡無遺
亡解之溢衆目兮環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煥如
虹荀施琢刻工兮文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工可
奠方明胡為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
裁冠賸重纓臨流既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
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息自腴兮時計碌位豐婆娑
太霞洞兮卒以工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壘
鬼神必呵護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于祀重
休聲

故詩人徐方舟墓誌銘 明 宋 濂

與子之夏望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
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
召遂出雙溪買舟游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
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
以語侵劉君並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求權謹各取
官服服之竟欲戴上黥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
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陸
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
懼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
出守南昌歿於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
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於
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 乞骸骨還山白髮垂
頰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
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墮道之銘則知方舟
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
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為之悽惻
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晉陵家自初有俠氣

好馳馬試劍尤善蹴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
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司為進
士業標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
蟬出入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盍習古歌
詩以吟咏性成幾遂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
皇甫湜方於徐凝李頎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
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詠詠之跡肝剡腎期
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
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居士
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旅知政事蘇君天爵
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哉
郭竟避去某室江華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倏然若
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銅江中
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
亂亦藉閑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
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
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無急步無疾呼聞則泣
際性尚風義死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

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
平具巨舟載其遷塚至正丙午正月初九日方舟以
疾卒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
志也謙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
劉君之出也衡方舟以隱自高歎欲挽起之會有改
而止方舟獲終光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
舟其人而不可得惜念時皆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
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時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
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嗾嗾所及皆成珠璣
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
千載弗虧

元封從仕郎鄭彥甫墓誌 明 宋濂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自大道
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
彝天性豈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污隆而其道則未嘗
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乎其七葉之長
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字也其家自
宋南渡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
國史皆為立傳家教修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
彥貞嗣主其政益固則長謹正己以蒞物家人翕然
遵化一堂之上動逾千百指愛矜情一不分親疏視
其貧賤則錙銖皆聚于公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
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牣四海又廣莫不聞
知通其門入其庭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
退而有言食謂昔之義居如拱楊張李之流誠所不
及而蓋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君自幼沉毅
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黨不敢狎侮語一逆輒輒白
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料
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為惑百端傾錄之每正色叱

之使去倡大說曰此鐵石心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
父病在牀希其妻卒不敢哭強顏乾爰以奉湯藥竟
不使之知後八日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聞諸
甥哭哀無依力勸其更趣彥貞謝曰銘見後母肆虐
殘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
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於燕都翩然出
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侯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
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

論文談詩或至達日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
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聲即歛容正坐不敢吐氣
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
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
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泰政恩都魯沙游其
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
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賢者跛者彥貞
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饑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
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譁騷大將統統

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無敢犯樞密判官阿魯
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
雖犬牛羊盡罄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
太師位高却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忍行不
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
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
甚不難浙東據江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
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
噍咳相鳴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

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幣為謝明日下令
啟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家大兵取婺州彥貞携
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
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扁鵲而去事平遣帳前
先鋒率民安二千獲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
之報云

高節先生墓誌銘

明 楊維禎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茂茂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中家傳格為先生會王大夫潤王大夫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覓榮計從學卿先生漢英貢公賈公得以復齋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主釣臺必訪先生

勸之仕則曰漢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姓無聞吾舅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莫不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為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沙社為會取悅而有信翱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築之築許嗣亭憲使盧公勢高其義為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

通孤山酌林處士岳郭王墓卒有勅於中告二人曰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適有終天之別憐痛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殯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線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若以高遠取郡守王汝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祖祠四十年後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乎時西田吾已買諸官死又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後詣于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楷眼進士黃悅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子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子謁祖堂遂登雙臺訪子陵到述因酌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予為奇士立所表明年淵持迂王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

於古風風乎胡可追千有百禩一畫厥岐不肯駸馳

睦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雖高有基雖高有基雖
遠有遠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
定襄公墓誌銘 明 楊士奇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襄公薨于
位先四日以疾聞上遣太監范宏以醫來視賜鈔萬
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
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致分寸
裨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所望於聖明者惟敬守洪武
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絕訃聞上深悼歎屬時國
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喪葬贈公
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恭賜祭而官其
長子英英等奉襯歸葬有日永余為銘余與公同朝
三十有五年而事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
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以攷益士奇益多不敢辭襄
公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
始隱居不出曾祖洎祖妣年久祖均壽妣雍氏考源
斌妣胡氏繼羅氏以公貴贈曾祖妣考皆榮祿大夫
少師吏部尚書曾祖妣祖妣皆夫人公諱義字貞
之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

師中書左丞殷璠時為郡守一見洪之引克即學事
子貢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
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
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
徵事郎見重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旨而數見
獎賚初名瑤一日奏事畢問汝養叔之後乎觀灑宸
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
且命馳驛歸益特恩云版闕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
當調時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
而小心謹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
議大夫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
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援之公從容為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其數
事陳說本末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
公不忘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有除授官不得善地
訴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仁宗皇帝為皇
太子命公為詹事府師博皆以勲臣兼之而輔導責
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上欲有諭望太子率諭詹事

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公所言靡不信
用滿三載陞資善大夫十年車駕巡狩北京命皇太
子監國中丞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除
悉啟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
聲色而事類以濟賜詔以其官秩封贈三代滿九載
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為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
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
歸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皇太子贈賻尤厚有詔
起復公詣北京謝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
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
應天府府州間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
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點
其太甚者數人除多寬假而兵民利弊當與革者具
奏行之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
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樞俱吏賜官服象笏
及玉帶二遂進少傅及進少師賜師博之臣銀章各
一其文曰純愍糾繆公首被賜上諭之曰朕有過舉
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純賜詔